七經樓文鈔

讀史記六國表書後

表中本七國而但稱六國何也表爲六國作而所据者秦記故內秦而判之于六國外也首曰讀秦紀中曰獨有秦記末曰余于是因秦記三處皆特筆惡秦之燒諸史而怨秦之滅六國也秦滅六國天下罪之太史公何以恕之六國惟燕無大惡若齊若韓若趙魏皆篡弑之賊楚又猾夏之蠻也黃農唐虞夏商之裔久爲六國所并周天子不能討而秦代誅之秦何罪於天下乎秦之暴戾甚於六國不爲天下所喜太史公遂疑其有天助先舉西畤以證于封

國之初繼舉禹湯周漢以證于稱帝之後其意以爲秦無德而竟代周非天助而何不知秦何能代周漢乃代周者也天借秦之暴以掃除六國又借項羽之暴以掃除秦而後舉而授之漢史稱高帝仁而愛人又曰寬大長者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天命烏在秦哉太史公爲秦始皇作本記並其先世僻在西戎者亦稱本紀而不稱世家蓋以天助歸之而自亂其例誤矣

再書史記六國表後

甚矣迂儒之不知時變也三代以上聖王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者相維而後天下可治周室東遷以後其制亦漸變矣春秋傳所載列國賢大夫皆出于世卿未有由鄉校崛起者即孔門弟子但爲家臣而已是學校之制變也齊作軌里連鄉晉作州兵作三軍魯作邱甲稅畝他國當各有改作而未著于史是井田之制變也强吞弱大食小卿分國是封建之制變也天子擁空名于上而悍侯權臣猶知凜王竟畏禮義一言折服遂斂其虐則先王仁義之教

淪肌浹髓數百年而未澌滅也至於戰國而先王之澤涸矣嗜利不信雖以周公孔子治之亦未能驟復三代之制其必趨於時會變而通之無疑也秦人以虎狼之威鞭撻萬里以爲一人坐制可以久安論者謂其滅先王之法實則因戰國之陋耳漢因秦制始則法令疏闊繼則王霸雜用後世有天下者但能損益秦漢以爲治若變法用古未有不亂者太史公所謂世異變成功大也秦人之毒天下不得不爲罪魁其利後世不得不爲功首功有二大端一曰華夷皆讀詩書一曰匹夫得爲天子二者皆封建之世

之所無也封建之世國各有君君各有制人亦可各自爲學秦以後則不然東至朝鮮西至氐羌南至日南北至遼塞無不讀孔子之書遵一王之制同文之盛[illegible]遠無私此非廢封建而能然耶封建之世無土不王故天子必起于列侯若戎狄內侵尤爲不便秦以後則不然漢明之祖僉元之君皆可以膺天命主中國此非廢封建而能然耶天之愛天下甚矣豈其使孔子之澤僅被一隅而荒服以外所生聖賢皆棄而不用哉三代之運已終一統之局非變因生始皇以雄才大創之而儒者猶以滅古爲始皇罪也

世異變成功大非迂儒所能知矣

書漢書諸侯王表後

善哉孟堅之言明鑒戒也孟堅嘗覩太后臨朝之時親見竇憲兄弟憑威肆權幾與王莽等後雖居竇幕府而後漢書稱其但典文章不為心腹可知憲之不軌非孟堅所能救矣孟堅弱冠時上書東平王蒼薦桓梁等六人勸以收集明哲以甯本朝蓋已有盛宗藩以固國本之意此之申論正因楚初之時事而鍼炙之者也故曰明鑒戒也東漢之大弊在于母后臨朝大臣有疏遠之嫌外戚無房闥之嫌而宮省奔走不能不寄王命于刑人以故竇憲雖誅梁

冀又起鄭衆曹騰皆建大策此其所以敗也女主之禍肇端呂后而元后成之以呂后之梟才未戕趙王如意之先不敢遽殺戚姬稱制八年爲所欲爲卒不敢改號易姓如唐之武氏者豈非諸侯强大有以攝其畏心哉史遷爲呂后作本紀以孝惠之事全入之孟堅分爲二紀而呂后之事反詳於外戚傳至元后則于外戚之外別立一傳而不名爲紀所以奪女主者綦嚴漢祚之傾胎于六十年之太皇太后也光武未喻禍胎不嚴外戚之禁章帝以後六后攬權定議帷帟之中委政父兄之手宦寺鉤軋卓操承之

當其時使有懿親賢王擁鎭雄藩必有起而定國難者何
至縣瑜神器也善哉孟堅之言明鑒戒也晉代過疑宗潘
入典樞機出領岳牧用啟八王之亂而過正以後假稱正
統唐宋力矯其失等分一字二字參之京師並無分邑不
得名封建矣明太祖損益百代又用漢初故事大封二十
三王控制要害官屬護衛冕服車旂僅下天子一等文皇
遂乘燕勁肆其豕蛇宸濠高煦亦狃蒲騷于是而裁護衛
于是而省官屬百口之命懸于縣官竭大農之賦不足以
供諸王之子孫則減歲祿限宮腠放支庶之議又起考其

始終之變與西漢大同而不振較甚惜明初諸臣無有以

孟堅之説進者嗟乎天命靡常豈人謀之所能萬全哉

書漢書古今人表後

漢書繼太史公書而作也雖以斷代爲例其于遷書之所闕者無不補之史無地理志漢書則上述禹貢周官而後志漢之地理史無五行志漢書則上述春秋戰國而後志漢之五行古今人表之作猶此意也遠溯太古近迄秦代羅列一表區分九等以寓孔子褒貶之旨其爲功于史遷者甚鉅特篇首自敘未經明著其例而劉知幾鄭樵輩讀書鹵莽遂詬詈至今未已矣

再書漢書古今人表後

以地理五行二志之例例古今人表則表中之必有今人也明矣然而止存古人何也曰今人表未之出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刺譏貶諱之文辭不盡以書見明哲保身之義聖人守之最嚴班氏爲漢之臣子其于前漢君臣將如何而表之乎既已表之矣必中下多而上等少可知也當時之人見而知之毀譽之名殆所不免所以顯宗時有人告固私作國史也固既爲人所告必匿其褒貶今人者不出但出古人表以補遷書之闕迨至帝寄其書復使終成前

著則班氏之私史已成國史令人表終不能出矣固卒後入表皆經曹大家重定其不刪今人之名者蓋去今字則無以爲漢書也王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傳後世使班氏之今人表尚存豈能無同稱謗書也哉

讀漢書貨殖傳

世道之變也豈不以貧富哉古之時九職任民愚賤之業皆君相代謀之春秋之世貧富已分始有子貢計然之術至戰國則秦散千金而六國之士鬬矣使陳涉吳廣半猗頓之家何至有篝火狐鳴之舉也封建廢則民與君隔教化衰則誼比利輕金錢行則本爲末紬君相不爲民謀民不能不自爲謀故貨殖者三代下最重之經濟也太史公識高千古洞悉五方利源創爲一書以示治生之鵠推而極之遂以陋儒之不知治生而矯語仁義者爲可恥班氏

雖譏其重勢利然亦以法度無限世變難問爲言均非井隙窺天者之所得知也子長才大而識高孟堅學醇而論正於此傳見之矣

讀漢書游俠傳

江淮間有所謂捻子者數百人爲一羣撞炮鳥銃刀矛各殺人器皆具蟻擁蜂轉地方官莫敢誰何余嘗視其魁下中人耳而所在闤門呼曰饗老饗老者人有不平事輒爲之平久之赴愬者衆贅口洋溢轟遠近如風鼓雷鳴則成饗捻子也因問其土人曰國家爲民設官百里一縣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爲土人嚬蹙曰難言也官衙如神廟然神不可得而見司閽之威獰於鬼卒無錢不能投一辭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傳傳矣而質

或無期質矣而曲直又不能盡明然已胥有費吏有費傳卷有費鋪堂有費守候之費又不可以數計故中人之產一訟破家者有之何如刓諸鄉老不費一錢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口之間乎余於是喟然曰捻子其漢代之游俠耶當其聞難則排見紛則解不顧其身以殉人之急合於太史公所謂救厄振贍有仁義行者然而重諸市義之後無業者投之亡命者投之販鹽掘冢博掩者投之兄事弟畜盜賊以數背公死黨無不可爲自古俠魁未有不爲罪魁者班孟堅曰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蓋其人

亦自知末流之無可歸矣孟堅之論與子長違而各成其

是皆足以觀世變云

讀三國志

余讀三國志無孫夫人傳而疑之吳書吳夫人傳云生四男一女一女卽孫夫人矣蜀書吳后傳中明著孫夫人歸吳之語是承祚非不知有孫夫人者不爲之立傳何也孫權之二女魯班魯育皆見于妃嬪傳中何獨于孫夫人而遺之吳宮婦教不肅班育皆失節改嫁史一一顯書不爲之隱又評以閨庭錯亂貽笑古今豈孫夫人歸吳之後亦如班育承祚特有所諱耶先主卽位雖憤吳不迎孫夫人孫夫人原可自歸于蜀卽使不歸蜀而果能全節以終史

尤宜大書之以厠于甘后吳后之間而奈何竟遺之也承祚果無心耶武侯曰主公在公安常慮孫夫人變生肘腋裴松之引趙雲別傳曰孫夫人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是其于婦道本有不合者承祚如有心遺之其殆爲先主諱耶非耶

書周髀經後

按此經歷來以爲周公所傳其可疑者約有三端漢書藝文志無周髀之名商高榮方亦不見於古今人表是西漢及東漢初人尚未見此書其可疑者一也蔡中郎云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今按此書精深簡要測高量深之術爲數千年推步家之祖其於天狀並不違失不知蔡氏何以譏之其可疑者二也經云古時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七衡圖後又引呂氏春秋以證四海里數是此書之傳當在秦漢之時以其稱天

子治周爲古時也其名周髀者蓋是後人述周代測算之法而晉虞喜賀道養輩皆以周髀爲人姓名今之蔡中郎所說似漢晉人竟未目睹此經者其可疑者三也宋書天文志云假託之晉號爲周髀或者漢晉之世別有一書名爲周髀非趙君卿所注之本故蔡氏以爲與天狀違失虞賀輩以爲人姓名與漢代所傳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家之曆冬至俱從斗起故呼周天度爲斗分此經云伏羲神農制作秝度日月俱起建星建星者斗上星也自羲農之世以至周代日月俱會于斗可知上古中古之天歲並

無差故歷代聖人不立歲差之法如以爲古術疏闊不及
後代之密豈大舜周公之測天轉不如虞喜祖冲之耶儒
者謂古聖人但測中星中星更移即是歲差乃附會之說

書水經注沔水篇後

漢水入江在翼際山下志地理者無不指翼際山爲禹貢之大別山然與兩漢地志鄭氏禹貢注之言在安豐者不合水經注以爲不知所是余登翼際山觀其形勢深疑者有三焉一曰與禹貢不合二曰與左傳不合三曰與地說不合禹貢之言導山也曰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此言四山共一大幹自嶓冢起至大別止也凡山脈之所趨卽爲水流之所向而水流之所界卽爲山脈之所停嶓冢者漢所出之山荊山內方大別者漢所經之山然嶓

豫荆山內方三山皆在漢東自甘肅秦州至湖北襄陽四千里一脈相承未逾漢水而西行也豈有山脈將盡忽逾漢水而西結者乎余嘗登龍門眺青山觀底柱其山脈皆能逾河北行蓋兩岸本是一山禹王導河時鑿而毀之以納河故山脈由河底相連如歸州之巫峽亦是禹王所開俾江行山腹中也漢水之大不抵江河禹王不毀山以納之也明矣況漢水入江處東岸並無一山其在孝感黃陂麻城界者去漢陽各數百里正是內方大幹自西趨東並未向東南停結而翼際山脈實從西南順大江來並非從

西北沿漢水來此不惟鄭康成經師能知之卽楊鈎松衛士亦能知之也其可疑者一也左傳定四年栢舉之戰吳人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今不知所在然旣曰與楚夾漢而又自淮汭來是吳在漢東楚在漢西無疑也下文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是令尹自漢西渡至漢東而後結長陣以拒吳則小別大別之山皆在漢東又無疑也下文曰二師陳于栢舉栢者山名舉者水名黃栢山在今麻城羅田商城三縣界中舉水出此山下南流經黃岡境入江黃栢山一名鼉頭山水經注所云舉水出

龜頭山是也楚師敗于大小別之間令尹欲奔史皇不可然後陣于栢舉再戰是栢舉必在大小別之西楚師已漸退矣大別在栢舉東栢舉又在漢水東今漢水入江處去栢舉二百餘里而謂大別轉在漢水西乎此其可疑者二也水經注引地說曰漢水觸大別之陂南入于江峨者山之餘氣所盡處非山之麓也其山必在百數十里外今漢水入江明明在翼際山下是直觸山根而非觸山陂豈作地說者竟不識字義乎此其可疑者三也江漢合流之後混茫不分故唐宋以來皆指翼際爲大別而水經注獨謂

不知所是是酈氏不以翼際爲大別也大別果安在耶

再書水經注沔水篇後

大别山者羅田蘄州黃梅英山六安固始商城羣山之總名盤回五百餘里其主峯則在商城羅田二縣境大而且高俗名金剛臺是也巴水出下靈山決水出檀公峴水經注皆謂之大别山二山本金剛臺之支峯相去各二十餘里是酈道元以大别爲羣山之總名也漢書地里志曰禹貢大别在安豐西南安豐者今霍邱縣地也余嘗探決水之源至商羅交界之丁家埠觀之三源齊發北流十餘里即固始界去霍邱境尚在百里外而漢志以爲安豐者葢

漢安豐縣境包今商羅固三縣境在內也是班孟堅以大別爲羣山之總名也大別山之所在既定則漢水入江處可得而定古時漢入江處蓋在蘄州境中其地北高南下皆大別之陂所謂漢水觸大別之陂南入于江也余乘舟自漢口東下觀大江之勢本向東南流黃州府以下稍折而東蘄州以下又折而東南蓋蘄州以上南岸有山北岸無山至蘄州則北岸亦有山矣北岸之山卽大別之陂也漢水觸之而全入於江故禹貢經文曰南入也然則江漢之合于漢陽者尚不得爲入江乎曰此後世水勢之變也

上古之世漢水必傍今孝感黄陂麻城諸境之山脈東去與大江相望而未合爲一直至大别之陂然後入江今自漢口以東無有五十里無洲者其洲或長數里或長十餘里武昌縣西之三江口蘄州城南之五大洲黄梅境中之官牌夾更長五六十里横當江心分爲南北二江此非古時九江之遺跡即漢水與江分行之切證乎九江之名見于尋陽地記者其第三曰畎江見于緣江圖者其第三曰五州江五州即五洲五洲江即畎江畎與畎通水經注所謂畎縣故城南江中有五洲相接者是也畎縣故城在今

蘄水縣境五洲既然相接則必洲南一江洲北一江在後世爲一江所分在古時即漢水行洲北江水行洲南也余故謂蘄州以上江漢未合之切證也後世漢岸崩潰至翼際山下江漢已合人遂指翼際爲大别即有疑其非大别者而又不能指大别之所在由于漢水入江處失其故道也明乎漢水入江在今蘄州境然後知左傳栢舉之戰所云大别小别皆在漢東者可以無疑矣即九江之在潯陽者亦可以無疑矣

書太乙金鏡後

漢時太乙書分五門見于藝文志其在兵法陰陽家者有太乙兵法一篇其在天文家者有太乙雜子星二十八卷太乙雜子雲雨二十四卷其在五行家者有太乙陰陽二十三卷太乙二十九卷其在雜占家者有太乙雜子候歲二十九卷其在神仙家者有太乙雜子十五家二十二卷太乙雜子黄冶三十一卷凡分五門爲術各異並無三元六紀七十二局大周小周宮數月法閏法時法及所求積年法也三元六紀及積年諸法乃太乙下九宮之術在易

緯乾鑿度中爲儒者所傳六日七分之學即孟京焦三家之卦氣也並不言占驗與陰陽五行諸家之書大相徑庭乾鑿度之名不見藝文志後人疑爲僞書不知藝文志所載乃劉向父子校中秘書之目而乾鑿度緯書則在蘭臺而不在中秘非西漢時無此書也其法以中宮爲主中宮一名紫宮即恆星天上之紫微垣北極所居太乙棲之太乙又名曜魄寶即上帝之別名下行九宮滿二十周一百八十年而後與甲子之數齊蓋以納甲入干秝譜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自甲子部

始至乙酉蔀止有乘有除有入元滿紀及所求積年諸法乃古始推步一定之術非九宮不能備也今太乙數但有八宮而無中宮是先不識太乙之爲何神倘能知太乙之爲何數乎太乙數之最古者惟有金鏡乃唐人王希明所撰其時漢人陰陽五行各家之言太乙法者必散見于六朝以後王氏因竊盜之以附會于乾鑿度又知乾鑿度之法專言推步而不言災祥因變其九宮而改爲八宮以三十四年爲一周滿三百六十年而後甲子之數始齊此由不知推步之學與陰陽五行之術不能合而爲一也是其

簪之大源已先錯也九星之說見于隋蕭吉之五行大義本是分屬九宮而金鏡乃分屬入宮分屬不合于是又竊取奇門家超神接氣之法于十二神之卦增出四隅卦名為十六宮而計神合神太歲諸神所行者仍只十二宮而已不知其入正入間者果何用也洛書之分九宮漢人並無此說北周甄鸞注洛書始有戴九履一及白紫青赤諸文乃道家之說與太乙之下九宮者無干而金鏡亦竊之而雜入其中其精微果何在乎算書中有術數記遺一卷乃漢徐岳所著算法十二種有太乙五行九宮諸目其術

與乾鑿度不同而亦無金鏡中之𥡴說金鏡蓋盜竊漢代陰陽五行諸家以附合于乾鑿度而不得其道者也欺人之術也

符籙原始

或以道家符籙示蔣子曰此可信乎蔣子曰胡不可信也曰何以信蔣子曰此古聖人之術也古者人與鬼神雜處鬼神時有病人者于是黃帝學三皇內文于紫府以劾召萬神此大禹鑄鼎象物之所由昉也又聞白澤言鬼神之事作祝邪之文以祝之此周官大祝小祝大巫小巫之所由昉也大抵黃帝之世醫術最甚而劾治鬼神亦爲人療疾之一端岐伯曰邪不能入可移精祝由而止祝由者方技家以符水治病今世所傳祝由科也周禮之將事候禳

祝術旁招皆上古祝由之遺法蓋藥石所不能及者以移精變氣治之周書王會篇云諸侯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注言淮榮二祝之氏世居是官實掌醫藥可知祝由爲醫成周之初猶然也周官以醫隸天官而巫祝爲宗伯之屬藥室祝由二術遂分久之醫存而祝由廢其術之傳于人間者方士竊之以役使百鬼春秋時栢常騫者嘗以之于齊景公矣漢書藝文志有執不祥劾鬼物八卷請官除妖祥十九卷入雜占家而不與醫經經方並東漢末張衡父子修五斗米道以禱祈治病者自省己過

而後爲之請禱法雖不經然其事猶能合醫巫爲一費長房薊聖卿輩見于後漢書者與華陀諸人同稱方技晉代天師道行於符咒召攝之外復參以雲中音誦服食導引銷煉金丹諸法則又合雜占與神仙家而一之而符籙之爲醫術究無有能明之者矣是故道家之神仙不可信者也道家之符籙可信者也猶是聖人之術也

經咒本旨

役鬼神驅禽獸之術始于黃帝而舜放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當必有術以禦之也釋氏自修多羅至優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禁制鬼神作諸幻術大者諸佛出興或即中國上古之術流及荒夷而中國反失其傳夫天生萬物惟人爲貴鬼神禽獸聽令于人非聽令于術其所以必用術術必用咒者聲音之道通于萬物之神明浮屠持咒專恃音準中國僧徒咒不盡靈由于音不準也周官大司樂合樂以作動物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示再變而致鸁物

及山林之祇至于六變而鱗羽毛物介物象物以及邱陵之祇墳衍之祇土祇天神相率偕來皆以聲音爲之感召然則浮屠演咒幻出天龍女樂青獅白象者在成周盛時中國六官皆能爲之不足爲異也釋教初乇祇四十二章經及各咒魏晉以後漸興禪學則華人之譎誕者假莊列之書而爲之所以達摩東來謂中國經論不得佛旨也其本旨重在戒殺因果報應皆以濟其戒殺之意而其用在咒蓋中國聖教所不到之地其人習于殺戮天特生釋迦氏以教之後漢書謂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又

謂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是也今剌麻頌咒靈于蒙古人不靈于中國人可知天命所在專以化戎狄矣大概中國之佛經竊諸莊列西方之佛經本諸婆羅門釋迦文之稱第七佛正以繼婆羅門六佛之後也四緣六根之說皆婆羅門之緒餘佛教盛而婆羅門衰佛教衰而婆羅門復盛穆罕默德耶穌皆傳婆羅門之正法者也釋迦文則傳婆羅門之正法而兼末法者也故曰正法五百年末法三千年末法即役鬼神驅禽獸之術也中國之行佛教不重咒而重經唐元奘繙經于慈恩寺為宗特

勅儒臣爲之潤色于是文義愈精而佛之本旨愈失宗喀巴演大乘法而黄教肇興其制伏唐古忒四衛拉特之人者亦恃乎咒咒有音而無義自來繹經者皆不繙之僧徒託爲秘密非也朱子謂咒語淺近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亦非也唐以來闢佛者迂佞佛者愚吾讀周官大司樂而有悟于浮屠立教之本作經咒本旨

主宰

天地不能自立也有主宰乎天地者而天地始立如人身然耳目之視聽手足之持行氣也其主宰之者性也性不可見於五官百骸之動作見之天地之主宰亦猶是而已矣日月之運行四時之迭嬗風雷雨露之布濩山河之流峙飛潛動植之蕃變而生死人之富貴貧賤夭壽其藉乎覆載者無一非天地之功用卽無一非主宰之大能昔人謂天不能動必有所以動者地不能靜必有所以靜者誠深明乎主宰之本然也然則何以無形曰惟無形也故能

以形萬形其體立于萬物之先其神妙于萬物之後其精貫于萬物之中其本然顯于天地之迹花非春也而春之迹顯于花湯非火也而火之迹顯于湯天地非主宰也而主宰之迹顯于天地使天地無主宰則不能以生萬物使主宰有形則不能以妙天地也然則人事何以不齊曰無聲無臭者主宰之精微也時行物生者主宰之全能也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者主宰之元妙也全石得堅定之性而不能生長草木得生長之性而不能知覺禽獸得知覺之性而不能明理惟人也備萬物之全為天地之心生

長異金石知覺異草木明理異禽獸先王因其本然者而教之以理義平其喜怒哀樂之情設爲兵農禮樂之政所以官天地以復命乎主宰也三代盛時士修其身治其家賢才授官農工賈服其世罔或有不齊者自天政教不行而後賢不必貴不肖不必賤庸不必貧爲善不必富莊子所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者皆哀世之言也非主宰之本然也主宰之本然不明于世于是異端邪說陰陽術數雜家之流與夫行險徼幸之徒皆徒誣言聖經而不復知其亂即儒者尊經亦只言天言理而不

故緯言主宰如知聖經固早有主宰之說乎子易子詩謂之帝于書謂之皇于禮謂之大一

鬼神

月與日爭天夜與晝爭晦鬼神與人物爭界此變也月不食日日未嘗久于天以掩其光夜不晦晝晝未嘗溢于時以竊其暗鬼神不侵人物人物未嘗越于界以亂其居如是之爲常然則有鬼神乎曰有日無月孰受其施有晝無夜孰養其動有人物無鬼神孰宅其幽天地之初陰陽而已陰陽之迹幽明而已明旣能生人生物幽亦能生鬼生神自然之理也然則鬼神何形曰月陰也與日同光明夜陰也與晝同長短鬼神陰也與人物同形質蓋形質成于

陰陽之氣陰陽判乎清濁之機人處明而氣清物處明而氣濁彼鬼神之處幽而體乎清濁亦猶是耳但幽能視明而明不能視幽坐鐙燭之前以觀暗與處暗以觀鐙燭對勘之而幽明顯然烏得以不見而謂其無形也且夫人有男女物有牝牡鬼神亦有雌雄有雌雄則有孳息有孳息則有嗜好有嗜好則有飲食有飲食則有事業有善惡有生死古之聖人知其情狀故致中和以位天地修教化以育人物風雨和而節氣序災異不興鬼神受職無敢出而爭人物界者後世政教既衰人心矯詐陰陽錯迕鬼神不

安其邪曲者遂乘乖戾之氣逞其怪以爲人物祟此亦如月之食日夜之晦晝皆一時之變而非其常不知者疑有疑無且以爲聖賢不道而置之異端乃假託焉肆其說以誣民惑世蓋鬼神之理不明亦世道之大憂也然則人死爲鬼非與曰人受天命以生其死也魂升魄降雖與鬼神同其幽實則海鹹河淡異味同流又如風共鐘聲兩體各別論鬼神而直以魂魄當之是不知宅幽者自有鬼神也蟲豸蒸化于溫濕之中靈狐出入于有無之際不達乎幽明之理不惟不可以論鬼神並不可以論人物蓋人物者

明之鬼神鬼神者幽之人物也

原人

形質本地性情本天本天者七本地者五是故有五地之民山林毛而方川澤黑而津邱陵專而長墳衍皙而瘠原隰豐肉而痺是也有五土之民堅土肥壚土大沙土細息土美耗土醜是也有五方之民東方兌形西方修形南方末僂北方翕形中央大面是也五方不即五土五土不即五地統其大率皆秉五精而照之以七政太陽之光正正明明攝提所臨見義必任太陰正命好動惡靜宮移熒惑辨爭是力水星值辰聰明軼倫太白與土一剛一鹵七政

以通之五精以凝之故曰人爲天地之心

辨命

於穆之命與孔子罕言之命一命也自儒者分理與氣數而命之說不明蓋欲明乎命之說必先知降命者爲何人命人者爲何物與人之受命在何時命者使令也使令人者上帝也帝之命人猶君之命臣父之命子君命臣往某所治某事必先爲之計其程途賜之祿養以贍其身家父命子往某所治某事亦先爲之計其程途予之資斧以足其衣食帝所命于人者性也性中所具乃人一生所率而行之道也是猶君父命臣子所治之事也人得此命以生

猶臣子受君父之命而往也其夭壽窮通富貴貧賤之不齊猶程途有遠近之殊祿養資斧有厚薄之異也受命而往必復命而來故人有生無不死也學仙佛以求長生是貪異地之樂而不思歸命于君父也人之在天地其猶舟楫之泛海乎有本意所之之地風乘之而到者有本意所之之地風乘之而到他處者其或吉或凶或轉吉為凶或因凶而吉皆不出乎大海之中即皆不離乎舟楫之用大海之中天命之前定也舟楫之用人事之自由也無舟楫不顯大海無大海安用舟楫烏得分義理之命與氣數之

命而二之哉且夫人之身立于有天地之後命實立于無天地之先蓋即上帝之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全以其至廣至大至靈至妙之元機而賦諸人之心如自鳴鐘然刻刻轉動按時即鳴其中有機關焉爲靈竅者所謂停而使之然孔子畏天命畏此而已孟子修身俟命俟此而已不知者妄分理與氣數即氣數之學又有壬遁星命當年地形諸家紛紛擾擾以爲天機可以推測氣運可以撥囘皆惑也

闡性

性無惡也而能行善惡其所行之善即天命之本然因乎習以發見者也其所行之惡則因乎習之不善而蒙晦其本然者也上帝以其本然之靈明者命于人之心心受乎天命之靈明者以爲信譬如鐙然身者鐙之罩心者鐙之盞德者鐙之機性者鐙之油命者鐙之光無光則油與機無以盡其才無油無機則盞與罩徒成虛器而已然而鐙有不明者何也必其罩之蒙塵也必其盞之積垢也塵垢旣久遂致其油不潔淸機不端正也此習之說也聖人知

其然故有以明之人之初生一活物耳鳴啞同乎禽鳥孔哺類乎羔犢事事皆茫然也乃性命顯而爲知覺知覺顯而爲愛惡愛惡二者淺觀之不過七情六慾之統稱擴充之實爲出凡作聖之本領因所愛以行其所當愛之事因所惡以行其所當惡之事凡本性中所有之知能畢附之氣質而發現故不獨本然之性無惡即氣質之性亦無惡也惟其無惡而情用之際又由乎己己所爲之事或著于善或著于惡則情用于善惡之關譬如君王賜臣印綬使之作威福也臣得其權而公私任其自便究之自便乎

私者亦必先有外感之私而非其本然之正故曰性本無惡而能行善惡者此也不知者專以惡屬諸氣質之性豈泛駕之馬但能踶齧而不能衝鋒破敵哉

太歲釋義

太歲者北斗之神也北斗之神本名太一其所向之方即斗柄所指之辰斗柄所指之辰應歲星與太陽同次之舍太一不可見而歲星可見推步家因以候歲星之法候太一遂取太一歲星合而名之曰太歲不然歲星跳辰何以太歲亦隨之而跳哉

太一釋義

太一之神何神也曰上帝也上帝何以為北斗之神曰恆星天之正中曰紫微垣紫微垣之正中曰北極北極之第五星曰天樞其相近無星處曰赤極赤極上值宗動天之正中而宗動天向下一面者有形向上一面者無形無形即上帝本然之天也上帝不可見故取宗動天之中心以識之宗動天之中心不可定而北極第二星赤大而明主日主帝王占天者因取之以為大帝之坐史記天官書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即謂北極之第二星

也古之聖人昭事上帝于於穆之表無可形容則以太稱之乾鑿度有太易太始太初太素太極之名而又據其至誠不二獨一無偶之本然稱之曰太一許氏說文解字曰維初太始道立于一非有見于天地萬物之所從出哉太一又名爲天一封禪書索隱引樂緯曰紫微北極天一太一注謂天一太一皆北極神之別名鄭氏注乾鑿度分別言之曰居其所曰太一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其注爾雅復標天皇大帝耀魄寶昊天上帝太一帝君諸稱其實總一上帝而已矣紫微宮外右樞之兩有二星亦名天

一太一見于步天歌及石氏星經蓋主氣之神承事天皇大帝者也承事天皇大帝而亦得名天一太一者紫宮居天之正中上帝之神棲之凡宮門內外之星皆得借上帝之名以取義如天官書以北極第二星爲太一常居而開元占經引黃帝占又以第五星爲天一坐也太一既主北極北極固在紫微垣內何與于紫微垣外之北斗而謂其爲北斗之神曰黃帝占言之矣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分別陰陽元命包又言之矣斗爲帝令出號布政夫斗爲帝車者爲太一車也斗爲帝令者爲太一令也太一

主宰天地而形不可見于斗柄所指見之斗柄指東而春至矣斗柄指南而夏至矣斗柄指秋而秋至矣斗柄指北而冬至矣九宮因之而正十二辰因之而敘二十四氣因之而調萬物因之而生死玉衡經曰天一貴神位在中宮據璇璣把玉衡交曜鈎曰太一之光以斗布常淮南子曰太一之居執斗左旋執非謂太一為北斗之神哉燧人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斗極以定方名伏羲畫八卦黃帝造甲子攻憲數皆以太一下九宮為準太一之為上帝明矣其為北斗之神又明矣明乎北斗之神之為太一即明乎太

一之爲太歲明乎斗柄所指爲太歲所在卽明乎太歲之爲太一與歲陰之爲太歲

太歲超辰即上古歲差說

太歲雖以歲星得名而實以日躔爲主九重之天日天第四上下八天皆借日天之力以成其功用故五緯之齊不齊係乎日月月離之齊不齊又係乎日躔日躔以歲實爲根歲實以歲星爲候歲實者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分出二十四節氣者也二十四節氣又分于恒星天之十二宫日至其初爲節日至其中爲氣此天周歲周之所由分也日躔所行雖滿天周之度而較諸歲周必稍有不足不足亦祇在秒忽而積至年深遂差多度此歲差之所由立也古

人不立歲差之法而確知歲差之度即以歲星之行而知之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步算者因之立超辰之率俾太歲與歲星相應然後天周與歲周爲一自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家之術冬至俱從斗起所以呼周天度爲斗分斗分定而後日躔定日躔定而後節氣定以歲星有超辰之法則太歲因之而超不必別立歲差之法也歲差之說西漢鄧平洛下閎劉歆等皆未知東漢以下始知之賈逵虞喜引其端何承天祖冲之暢其論傅仁均僧一行密其法于是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而歲周與天周不

能合一迨西法入中國以中氣爲太陽過宮之日而恒星之十二宮改而爲黃道之十二宮名實淆亂而歲周與天周更不能合一其故由于廢超辰也超辰廢則歲星不與太歲相應歲星不與太歲相應則冬至之日太歲不能從子宮起算而日躔亦不能恰在斗分所以古時冬至日在斗今代冬至日在箕也三代以上之憲法無書可攷惟堯典紀四仲之星後人以歲差推之或以爲堯時冬至日在虛六度或以爲日在女十度惟周髀經謂羲農逖周冬至日皆在斗是上古之聖人不立歲差明矣不立歲差非不

知歲差以太歲之超辰即歲差也太歲者推步之末也後世廢超辰而立歲差不思古術之何以無歲差也良以為古術疏濶何其輕于誣古人哉

歲差論

天之有差也明矣而古聖人不言何也曰孔子言之矣孔子繫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是卽歲差之所以然也天者有形之物也形無不毀祇分堅脆脆暫堅久同歸於朽天者形之至堅者耳因其左右旋謂之天輪輪不自旋以樞而旋樞有兩南極北極是也二極之在天如車轂之當軸旋久磨滑自然之理故歲差五十一秒以日影之漸短而辨不特天輪歲輪之相去有閒也淮南子曰萬年之後天可倚杵足與孔子乾坤毀之說相明二極漸闊天輪漸

低雖未必即可倚杵然力盡輪停九重自以次而毀有形之不能常存即天亦歸于必盡也且夫左旋者宗動天也右旋者恆星以下八天也赤道爲宗動之中圍黃道爲恆星之中圍歲差者以黃道與赤道相較今年冬至所值之點較去年冬至所值之點畧有不及故推步家謂歲差而西歲即節氣之屬於黃道者也黃道與恆星不分兩天恆星右旋則節氣斷不能向西差節氣旣不西差則恆星自是東行歲差而西之說原中國古法之疎不必爲之諱者西法乃以黃道專屬諸日天而不屬諸恆星於是恆星與

黃道分為兩天而其差數固仍在恆星天見也因不謂氣
節東差而謂恆星東行二五依然一十特說者變其辭耳
恆星雖自西而東而亦未嘗不自東而西蓋自西而東者
自然之行自東而西者反掣之行也宗動天之左旋也其
力最大能挾恆星以下入天之右旋者皆隨之而左故日
月五星之本行皆自西而東而人之見其出沒伏見也皆
自東而西晉書所云天牽之以西者即謂反掣之行也右
旋之天為左旋之天所掣其右旋之本行必稍遲其左旋
之掣行亦不能疾而宗動之左旋並不肯緩此中法西法

各言歲差之所以然者雖言之不能了了而其大意總不外此而吾則謂歲差之故不由于兩行而由于兩極以日影歲歲漸短也日影之漸短由于日輪之與地心漸近日輪與地心漸近由于天輪之漸低天輪之漸低由于天樞之漸闊此中法西法推步家之所不敢言而迂儒之所不肯信者也歲差何由明哉

推步總論

推步之術由疎漸密二千年來術經七十餘改其實不過三變始則律秝相配也繼則歲差增法也後則截元立算也三者之外若斗分有闊狹之殊歲實有强弱之異張子信之日星辨而盈縮平定之準始精李淳風之總法興而章蔀紀元之名始廢戴進賢之新法出而橢圓面積之算始密皆推步之大綱也古者秝與律同出於易史記漢書新唐書言之皆詳蓋上古聖人觀象得數因數造律推律生秝一以貫之之事也詩緯之汎秝樞以律通秝劉歆之

三統厤以厤本律後人因八十一分之法不及後代之密遂謂厤與律無涉並與易無涉惟明代鄭世子之聖壽萬年術黃忠端之易象正一則合律厤爲一一則合易厤爲一然後知推步之學非通儒不能爲也此一變也太歲之名見於爾雅山海經乃推步家立算之根也三統有太歲超辰法以太歲與歲星相應歲星隨歲周而轉歲周即天周所在則超辰非古法之歲差乎東漢用四分而廢超辰然後歲差始見賈逵劉洪知之而未立法虞喜乃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矣何承天以斗分爲室分立強弱二率矣

祖冲之則減去閏分以歲差入術矣傅仁均之法五十五年差一度一行之法八十年差一度郭獻之之法九十一年差一度徐昂之法八十四年差一度邊岡之法八十三年差一度楊忠輔之法六十七年差一度郭守敬之法以上下百年爲消長而西法則歲差五十一秒以七十一年差一度且謂天差而東殊於中法之歲差而西焉此又一變也古之造秝者必用秝元所謂年月日辰皆甲子也漢以後積年之法各家不同於是南宮說不用積年而專用日法楊忠輔並去積年日法而專用甲寅立算郭守敬因

之遂以至正辛巳爲秝元考元初有札馬魯丁者回回色
目人作萬年術即默得納國王穆罕默德之回回術也西
法本用積年而回回術以穆罕默德遷都之年爲元是爲
創興截元之始守敬盖兼取之此又一變也斗分之濶狹
即歲實之强弱歲實之强弱即歲差之多寡三事本爲一
事推步之節目以此爲大西法乃以有恆率者爲平行有
損益者爲定行與郭守敬之上減下增同一調停然亦不
得已之法也多祿畝之法亞叱谷老而變至第谷而又變
至奈端而又變至戴進賢而又變至蔣友仁而又變自雍

正中至今一百餘年矣夫斗分不定由於歲實不定歲實不定由於歲差不定雖以李淳風之氣朔轉交通為一道而久之不能不差也雖以張子信之遲疾伏見申明日星而久之不能不差也雖以戴進賢之借角求角密合橢圓而今亦不能無差也神而莫測之天豈可拘以一定之法乎夫善談名理者劉歆與一行也精為算術者李淳風郭守敬也劉洪之減斗分韓翊之增斗分朓朒交會劉焯為較密定朔平朔仁均所實測徐昂推日食用時氣刻三差邊岡盡乘除用後乘先減周琮以等數相約有日度交度

轉度之毋姚舜輔以黃赤互易有九因八約七因八約之差

本朝王錫闡論交食而及其邊梅文鼎求弧度而求其角皆窮極幽眇有不可磨之精神焉若夫總盈縮遲疾以正朔望揆入疾九道以協二曜察鬼道食差以審交會測嶽臺中晷以寶軌漏推逆順伏留以齊五緯則王樸之欽天術上本一行下開守敬可謂精思微詣者矣統而論之不本鐘律可免附會之譏而數究無本不用積年可省遣積之勞而法究無原余嘗與臺官言以西法之巧算鎔中法

之超辰使歲周天周有補湊而無增減庶幾無替天行而臺官多不能識安得起黃忠端梅文穆而與之論推步哉

西法非中土所傳論

西法初入中國當時驚為神奇久之而見其與囘囘法合也則以為本於囘囘又見其與中法合也則為本於中土為知西人固自有其祖法耶其祖法見於釋藏有婆羅門捨仙人所說天文經二十一卷竭伽仙人所說天文經三十二卷婆羅門天文一卷算法三卷陰陽秝說一卷算經三卷五通仙人九執秝三卷文殊師利菩薩所說宿曜經二卷皆隋代沙門法經所譯唐人修隋書皆見之者也婆羅門為西方之教之最古者天地初闢時第一出世之

聖人曰毗婆尸佛回回書謂之阿丹太西書謂之阿當中國謂之盤古其所傳之教曰婆羅門所有經卷皆云自天降也太西之祖師曰耶穌生當中國漢哀帝時回回之祖師曰穆罕默德生當中國隋文帝時其所傳皆婆羅門之教故其秝術皆婆羅門之法婆羅門以三百六十爲度以下皆以六十遞析回回太西亦然婆羅門每日九十六刻回回太西亦然婆羅門有閏日無閏月回回太西亦然婆羅門命度起春分命日起午正回回太西亦然婆羅門七政有最高加減有中心行度回回太西亦然婆羅門與

太陰有第一加減第二加減回回太西亦然婆羅門有五星緯度算交食有九十度限回回太西亦然婆羅門無支干而以七曜紀日回回太西亦然所異者婆羅門恆星天只二十七宿起畢軫女而不用牛宿而回回太西則二十八宿與中法二十八舍同婆羅門有十二相而無金牛白羊等宮名而回回太西之十二宮名無不同蓋婆羅門爲西方最古之術回回太西皆因之而加精者也回回法以穆罕默德遜都之年爲元其年正直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此爲歷積年而用截元之始太西即用耶穌降生之年爲

元故中國入後仍上溯於漢代此又回回與太西不同者也儒者因西法之三角即周髀經之句股遂援史記疇人子弟散在四夷之說以西法爲中土所傳而不知其祖法乃在釋藏或疑釋家書乃竊儒書而僞爲者則陋儒夜郎自大之見也五通仙人即文殊師利菩薩其九執秝爲瞿曇悉達所傳一行作大衍秝參用其法

管叔流言論 過鄭州作

鄭州故管國也周初管叔鮮封邑春秋時屬鄭左傳晉師救鄭楚子次于管以待之卽其地也管叔流言以誣周公此千古極大疑案往嘗參互儒說而不得其解夫管叔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身長三監親貴並隆何以武王一崩遽生奸位之心卽使妄生覬覦與蔡霍謀之足矣何以謀及武庚如謂武庚思逞管叔順之則武庚紂之嫡子興兵恢復與周公之利孺子不利孺子無涉豈復父仇者反欲淸君側哉又豈周公去而周卽可謀哉彼召公太公猶在

亦足以滅武庚而有餘也先儒解金縢但以不識聖度妄疑周公爲說其爲深論者亦止謂武庚狂狡籠絡管叔而已出入俱失不足定讞吾今過鄭州而始知其故也武王滅殷之後回軍卽住于管見逸周書正以管地負山倚河足以控制東方管叔之封卽在此時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東卽管國也去武庚所居之朝歌一百餘里又云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則居殷都而與武庚同處者爲蔡霍二叔孔晁注謂霍叔相祿父是也史記亦謂三叔同相祿父相之卽監之也蔡

霍居殷都以近監之管叔居管以遥監之其居管以遥監

之者東方之事可慮者不止一武庚武庚統以屬之管叔也管

叔與周公同時封國（見史記周本紀並管蔡世家）而在武王時監東方

諸侯位尊權重及武王崩周公攝政遂移之于殷俾相武

庚（據孟子周公使管叔監殷又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是移管于殷乃周公攝位時之事）則其心不

能無怨怨則愈深其疑何也作雒解云我維顯服又曰乃

今我兄弟相後是武王然崩原以成王幼弱命周公正天

子位管叔與蔡霍必皆知之在管叔愚人之見以為兄弟

相後已之位序在周公先武王不命已而命周公者以已

在外周公在內也斯時不能不怏怏矣作維解又云旦恐涕泣共手是周公不敢受正位之命也不受正位之命自宜避居遜位以輔相孺子之事讓管叔乃周公不惟不遜位而且攝位管叔必私議周公之涕泣為僞于是乎疑周公周公既獨攬大權又命管叔居殷似乎疑忌其兄推而遠之管叔尤疑周公借監殷之名以疎待己也不使之相孺子而使之相武庚于是乎恐周公流言之根即伏于此况周公之移管叔原恐武庚有變蔡霍不足以制之也然蔡霍監殷亦已五年不聞武庚有他故及周公攝政其權

忍奪一退君鄘一退居邶見帝王世紀則其疑忌之心與管叔心心相印矣此雖無武庚之欲舉事而三叔已自不請況有武庚之乘間而入耶武庚必先說管叔以應分繼立之義而後以利害悚之謂周公之不敢即真正以叔等之未除待以次除之然後爲所欲爲夫武王之天下周公可以得之奈何管叔不可以得之乎管叔疑忌既深遂傾心于武庚而不自知是故武庚之叛管叔主之將以討周公爲名故先造流言也不然武庚慨復安得與周公有連管叔謀逆何至與武庚共事哉惟管叔覬覦心生遂墮武庚之

術惟武庚反正謀久將用管叔之愚使果死灰重燃武庚又將殺管叔以自立矣儒者論流言之禁而不考管叔之始封于管後乃移于殷情實終未得也余非過鄭州而亦不能知之

秦始皇焚書論

始皇之焚書孔子所逆料也于何知之于孔子之刪書知之孔子之刪書正以待始皇之焚書天之厭周德久矣非厭其德厭其文也文則奢奢則僭僭則亂亂則爭爭則詐詐而不已必有撮殘忍者出而蕩洗之而後氣運終焉故始皇者亦天之生是使獨者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帝王之治一文一質文質相救而後陰陽不差周自東遷以後文之敝極矣春秋之貫辭命戰國之尚縱橫皆文之敝也儒以文亂法武以暴犯禁亦文之敝也權變之士爲救時

之說非亂天下雖長歸于一統則天下不可定歸于一統非專任法令天下亦不可定夫先王之治天下所以不專任法令者以封建之世各子其民耳目易周教化易行也封建廢矣一人坐鎮萬里使萬里歸吾一定之法而後可以弭詐滑爭止亂杜僭去奪而俗儒猶斷斷焉是古而非今豈有不激成焚書之禍乎故焚書者孔子之所逆料也春秋之化爲戰國孔子知之戰國之并于秦孔子知之秦人之焚書孔子亦知之焚書之時儒生必能藏之藏而復出帝王必能信之孔子亦知之惟其知之而刪書乃不能已

矣何也書者三代聖人之掌故也成周盛時凡書皆掌之于官如太卜掌三易之法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太師掌風雅頌宗伯掌禮司樂掌樂太史掌史以及保章馮相之天文職方土訓之地圖巫祝工匠各有冊籍六官之掌故原不止易書詩禮樂春秋也東遷以後官司失守疇人子弟且有散在四夷者春秋之時羣言殽淆亂矣孔子因取百二十國之寶書刪之定之以折中于六藝以爲存此六者已足治萬世之天下而有餘萬世之天下一統之天下也一統之天下法令之天下也法令者黃老之術之餘波

又文家之所棄質家之所宗也天地之運剝則必復文之極則反于質質之極亦反于文專任法令胥吏尊于伊周參用詩書成康卽在唐宋故天生孔子非用之以治一時正用之以治萬世天生始皇非用之以代成周正用之以助孔子孔子所定之書得始皇之焚書而後貴也孔門通六藝者七十餘人然未及百年而孟子荀子已與時人辨論詩書是六藝又淆亂矣使無人焚之則雜家之言皆得混孔子之書而與孔子之書爭勝後人亦無從據孔子之書以定其純駁將有廢六經而專主法令者其禍更烈于

秦也無始皇之愚不顯孔子之智後世儒生之藏之帝王之信之皆以爲孔子所手定始寶而用之以定文質之宜而孔子皆先知之故曰孔子之删書正以待始皇之焚書

駁蘇子范增論

范增非人傑也。增果人傑。則必忠懷王而棄項羽。當是時秦爲無道。天下叛之。豈有羽之暴戾。而天下服之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懷王者智勇仁義之主也。以沛公爲長者。封武安侯使之將碭郡兵。可不謂智乎。奪項羽之軍而自將之。可不爲勇乎。慮項羽不足副秦民之望。特遣沛公使義入秦。可不謂仁義乎。有君如此。而增不事。獨委心于項羽何也。且夫懷王固增所立也。增說項梁立楚後。雖借之以號召天下。其本心亦未嘗不爲楚。卽懷王之奪羽軍。亦

以其屠城陽阬襄城恐失人心而難進取並非背項氏之德也增何以與懷王異心也羽之怨懷王在于遣沛公入關而增之怨懷王在于遣宋義救趙夫宋義之于懷王豈有范增之親哉因其一言之善遂召與計事而命之以上將軍羽與增皆爲之下是其與義計事時必早定反羽之爲反羽故不得不抑羽抑羽自不得不抑增增果知大計者與義相親教羽不殺努力滅秦天下豈非漢有而奈何兒怨王耶怨王則必殺義非羽殺義乃增殺義也殺義則必弑王非羽弑王乃增弑王也人傑固如是乎哉宋義先

關秦趙之說何嘗不是上策然以吾揣之義特以此詭增羽耳其本謀蓋以收人心爲主故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之是明明指項羽而言其意使秦人知楚之不肯殺將以不戰而先潰之也救趙不進正欲示弱以驕章邯使羽不殺義再蓄銳數十日秦必破趙趙破而邯以義爲怯則愈驕義乘而擊之未有不覆秦者即不然而章邯破趙愈中趙高之嫉高之死邯必速將不待戰而邯已不能軍矣秦人聞義之不殺有不各城皆下者乎後人以項羽鉅鹿之勝遂謂宋義非策然則沛

公之入武關並未用羽之沉船破釜而何以直抵咸陽也增忌義成大功故教羽殺之增已目無懷王矣懷王初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及項羽首願入關而懷王不可獨遣扶義之沛公是王關中者必沛公也乃章邯降羽羽即立邯為雍王雍王王必都關中顯以示懷王之約不必遵而陰用故秦將以拒沛公此非增之狡謀乎羽入關後陽尊懷王為義帝而告諸侯曰懷王者吾家所立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此即立章邯為雍王之意至是始明言之也羽不都關中而都彭城語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此豈由中之言哉關中初定不用懷王之命恐懷王生變故以歸故鄉為名因遣諸長沙而弒之耳懷王除則內無顧忌然後還定三秦滅漢而郡之此范增胸中之次第也不然羽既棄關中矣何不以封沛公而必王三降將哉用三降將以收三秦之人心且資之為滅漢地也懷王甫除而山東遂叛羽不得西漢因以間定秦此固天之助漢而使增謀無成亦以增之智不足也項羽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三降將為秦民所怨痛入骨髓韓信能知之而增不能知增倘得為人傑哉蘇氏曰增之去羽當于羽殺

宋義時尤誤之誤矣。

與黃樹齋鴻臚論鴉片煙書

樹齋先生侍者違侍敎言倏逾三月願言之懷亘不可任昨閱邸抄知先生有請禁鴉片之奏憂國憂民莫切于此顧湘南管見有不盡與先生同者竊以爲不禁鴉片固非爲政之體而嚴禁鴉片亦有難挽之勢謹劉陳左右伏惟照察夫鴉片之源源而來者非一日之故矣明代成化中中貴收買其價與黃金等

本朝則康熙二十三年始以藥材上海關之稅每歲二百箱而已乾隆三年私買者四千餘箱嘉慶元年因定販食

鴉片之例而私貿仍不可止道光元年奉

旨查禁粵省大吏以暫事羈縻徐圖禁絕入奏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設水師巡船之後道光十二年裁巡船而積習已不可挽十七年復設巡船議定每千箱以若干箱送水師報功是年進口者遂五萬箱大抵水師有費巡船有費營汛有費差保有費窰口有費自總督衙門以及關口司事者無不有費世方奇貨之居人切染指之願今欲嚴行禁之將從何而禁之乎此其難者一也夫嚴禁則必大索大索必自各衙門內外起

今之食鴉片者京官不過十分之一二外官不過十分之二三刑名錢穀之幕友則有十分之五六至長隨吏胥更不可以數計衙門內外果可以盡清理乎此其難者二也海船擅鴉片之利者英吉利爲最彌利堅次之彌利堅所販乃都魯機之鴉片也英吉利所販則其所盜南印度東印度之各部落設官收稅者也卽以孟阿拉一處論之每年收稅九百六十八萬四千餘圓其他十餘處之稅可以比較而知其贏利于中國者更可以揆度而知洋行貿易本以湖絲茶葉大黃磁器等物與夷人之棉花洋米大呢

羽毛等物相兌中國之貨有餘夷人之貨不足每年夷人應補中國銀價或一千萬圓或七百八萬圓不等是以貨易貨之無所利也其大利全在鴉片鴉片專賣中國之銀今欲嚴行禁之奸夷必與奸民相結謀所以阻敗其令輕辦則敷衍故事徒有整頓之名重辦則肇開邊釁或生意外之變此其難者三也且夫利之所在走死如騖人情固見利而不見害也無業之民有借貸以販鴉片者小康之民有賣產以販鴉片者誠以其爲利厚耳食鴉片之人死何足惜然嚴禁之意固欲其生而不欲其死也今將滿其

源而源無可清節其流亦流無可節惟有寬其期限之一法至于寬其期限而所謂嚴禁者又成畫餅矣此其難者兩也古之治民者當積重難反之時必有默化潛移之術如管子之治齊孫叔之治楚皆因民之情勢利而導之而民自變于不知未有以威劫之而能變者凡以威劫民而自謂其已變者皆掩耳盜鐘之說也先生之意蓋以銀價之昂由于漏卮在海禁之庶可以塞漏然而銅錢不出洋而各直省之錢亦日見其少者又何也爲今之計欲使鴉片無害銀不出洋莫如弛私種罌粟之禁者前代淡巴菰

之害人亦如鴉片之成㾊故著之于律種者食者皆擬死

及

本朝入關置之不問而烟葉遍地食者亦不爲害蓋中國

清淑之地所生非如海外瘴癘之鄉所產也誠于種鸎粟

者置若罔聞鸎粟多則鴉片亦多以中國之鴉片抵夷人

之鴉片夷人爲利而來必至折本而去久之自不復販是

爲一善中國之鴉片雖不能過㾊亦不致成㾊淡巴孤其

前效也是爲二善中國之銀仍流轉于民間不致爲夷人

所得是爲三善轉移之術或在于此書生之見乖於政體

無爲其實不爲其名若嚴禁然終不能行也惟先生教之

何宜

與汪孟慈農部論河工書

客秋居里手上一椷亮達左右今春來陝西始見邸抄知
先生有河干之役當擬裁書奉寄而河督查工往來無定
所又未知干旌于何日抵濟是以遲遲下筆辰下應防汛
廟工矣河工形勢屢變不惟古人之遠方不可用卽數年
前之近效亦不可拘大要在因時斟酌固工節帑而已栗
河督之興磚工也三年以來物議沸騰而湘南獨深善之
謂其變通石工堅于用埽也夫埽所以衛隄隄所以禦水
何以埽愈多而隄愈險埽足以挑猛溜亦足以引平溜也

東河自陽武以下灘面寬濶或十里或二十餘里近河之灘淤高則近隄之灘反下水注隄根串成支河子隄格隄之築即起于此粟公于近隄之處試之以磚磚受河濁泥膠其縫則掛淤而力足挑溜此其濟石之窮以補埽之憾者原不得以古人未用爲疑河員積習視埽爲利藪料價既昂贏餘無幾河督復核其贏餘俾之購磚所以物議沸騰競謂磚不可用也使河督于埽價之外別籌購磚經費將兩岸歡呼禱祀而求之矣雖然粟公知今者也古之成大功者不徒能明辨乎今而又能神明于古其因時斟酌

富必有術如管夷吾之治齊孫叔敖之治楚皆不動聲色自然轉移此惟大儒能之矣先生玉誠在抱肫肫其仁為國福民時時溢于眉宇固工節略定有把握使天下知大儒治河異于凡手湘南固拱而俟之也違侍經年相思殷切幸甚斗翁伏祈還示

與汪孟慈太守論河決書

五月中抵陜手貢一箋遞至幼襄處託其轉寄迄今不獲復音豈竟遇殷洪喬耶抑憑夷不執閣下心力並勞遂無暇及鄙人耶才行汨敘災廹大梁河工當事諸人固不能不任其罪僕以洪範五行法推之竊以爲梁園大吏聽不聰謀之罰也何也春秋書大水者凡九一在宋八在魯先儒所推皆謂本國之諸侯召災無一字論及王室況此番咎徵鍾于行省尤應以河南大吏主之其毀及城墉而不至淪沒者蓋天心之怒已極及以曲宥下民俾諸大吏藉

得徼幸于不陷嗚乎譴之重而儆之切未有逾于此災者也河南大勢如人病不仁耳目手足猶是而五倉內空氣血不流倘得善鍼灸者通其筋絡以培其臟腑庶幾可望起色乃庸醫以參苓朮草餌之病者一日不死則醫者享一日之利而已此不肖作諜之本意也數十年來通省無循吏亦無酷吏若貪庸之吏在在而有當此功令森嚴之時而吸阿片者不行參劾做虧空者沿爲故事吏有終南捷徑近日漸開者挂道學零丁爲諸無賴作儀秦一時超擢之蛾探火之馬無不爭集于道學市中聽之不聽孰大

于此故曰以洪範五行法推之乃行省大吏之罰非徒河
工諸官之罪也天人之相通捷于呼吸人禍未形而天災
先見者謂之前兆人禍已作而天災後告者謂之餘沴河
南數年來平平無事此之水祥不爲餘沴而爲前兆使當
事者長此泄泄恐天怒或將加厲乎栗恭勤之治東河也
媲美于黎襄勤之治南河黎公卒而南河災栗公卒而東
河亦災兩公之福德信非人所能及去年二月僕抵京師
聞栗公之訃語人曰東河將有事矣天愛栗公特奪其算
俾爲全始全終之人苟于所謂當死而死謂之福者揆之

天道驗之人事栗公以福死兩河士女將以無福死奈何奈何爾時同人皆睡僕爲誕闊談五行傳尤笑爲迂今不幸而其言中矣使栗公不死則今年河決栗公丁之將朝野上下萬口同聲齊歸過于磚工之僨事雖喙長三尺者能復爲之辯乎五沴所應各以例符漢人之書具在而貌儒黙之人事之不修更何足怪閣下悲憫之懷切于常流僕特從千里外率爾一道其失事所由傳聞異辭尚望函示以慰杞憂不勝翹切叩頭叩頭

與田叔子論古文書

叔子足下雨奉手書未還一字遂啟吝答之疑僕何敢僕
何敢僕之所以不答者以足下所問者古文也古文之失
傳業五百年矣凡能言古文之道者必能爲古文之人僕
之文尙不敢埒於今何能蘄至於古足下過愛僕文而以
古許之遂不遠千里而以古文下問之是足下之虛懷好
學爲得而問道於盲爲失也儸足下不察或疑僕之有所
靳則且以古文之弊言之夫古文之弊自八家始也非八
家之弊古文乃學八家者之弊八家也八家之名起自有

靜海朱氏其錄本不傳傳者明毛氏本其所標律編剪裁諸法大概皆爲功令文之法歸震川唐荊川李大泌諸君子孰非工於功令文者諸君子以入家之法爲功令文故其功令文最古諸君子遂以功令文之法爲古文故其古文最不古若今代之古文家則又揚不古之餘波而扇之者也故曰古文之失傳業五百年也夫名之爲古文則不得不別於今文欲別於今文則不得不讀古書書之古者句法字法與功令文鑿枘不入於是舍其難者就其易者專以入家爲主且以明人所錄之入家爲主夫明人所錄

之八家未嘗非古文也而數百年來所爲八家之文則非古文也韓皂歐臺沾沾自喜語助星羅吞吐否唯其弊也奴未識麟經先爲盲左嚇彼走卒立僵而蹶其弊也黴黃茅白葦彳亍河干飢腸雷隱忍俊無餐其弊也丐鉢規植矩比葫畫瓢鼻蘇律令不如蕭曹其弊也吏凡胎御風自標仙度殺馬毀車騰空覓路其弊也魔井底看天豈無珠斗轉笑岱頂空立搔首其弊也醉道聽程朱塗書許鄭龍門未登蘭臺已病其弊也夢虞語歐後或續或斷有聲無音呻吟莫辨其弊也喘然而門徑既成壇坫相高天下羣

然追逐合其轍者爲正宗異其途者爲左道空疎無具之徒皆得張空拳以樹八家之幟是古文之愈失由於爲古文之太易也僕之所以不敢言者此也僕雖能知古文之弊而實非能爲古文之人足下有志於古文亦熟讀古書而已僕之告足下者如是而已惟鑑不宣

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

前書未寄後書旋來論古今文得失皆有卓識間有例于俗見者要不足爲好學病謹再以一得之愚爲足下誦之夫模擬者古人用功之法非後世優孟衣冠之說也頌揚之體開自長卿封禪而揚子雲劇秦美新摹之班孟堅典引摹之張平子東巡誥摹之邯鄲子禮魏受命述摹之古人何嘗不更模擬乎客難出而解嘲賓戲應間達旨釋誨釋勸抵疑繼起矣七發出而七激七辨七依七啟七命七召七厲繼起矣連珠出而擬連珠演連珠暢連珠範連珠

繼起矣古人何嘗不重模擬乎大概古人用功最嚴文筆之分叶聲韻者謂之文頌贊箴銘序論奏對誄諡書檄以及金石諸篇皆是也不叶聲韻者謂之筆即史家叙事之作因人襃貶以立意法無可用其摸擬者其模擬必自文始音節取其鏗鏘辭句貴乎華麗事出沉思義歸翰藻雄才博學神明于聲音成文之故始能創新題而闢奇格豪傑之士從而和之似類其貌實取其神用心旣久由鈍入銳然後浩乎沛然成其文而有餘成其筆而亦無不足則模擬非古人用功之法乎東漢之世文盛下筆兼茂者班

蔡兩人魏晉以後文弊而成駢體徐庾雖工豈足當班蔡之興儘況乎有文無筆筆失而文猶能得乎哉唐興沿六朝餘習惟元次山梁敬之獨孤至之蕭穎士李遐叔諸人欲變筆以矯文而心知其意未能大暢厥旨至韓文公約旨六經古道然後盡復而當時但稱為雜筆以其力矯者在文則其偏重者不能不在筆也雖偏重于筆而其造端必從事于文故往往有六朝字句流露行間淺儒但從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自是厥後筆長文短宋代諸公變峭厲而為平暢永叔清致紆徐故虛字多

子瞻才氣廉悍故間架潤後世功令文之法大半出于兩家即作古文者亦以兩家為初桄由宋逮元有筆無文弊與六朝反而適相等蓋其去古益遠不知古人文筆之分且不知古人用功先文而後筆也夫由文入筆其勢順由筆反文其勢逆自古有工于文而不工于筆者豈有不工文而能工于筆者哉明七子不喻此旨欲皮傅秦漢以矯宋元之弊土偶木神毫無靈響惟弇州才力雄健通史法熟掌故史料中本色文字邁逾歐蘇之上而其他篇之模擬史漢者撏字撦句以為崖錯廣鼎之光各嚇腐鼠是又

不知古人模擬之法在移神不在範貌耳然惟其模擬于文者深故其抑揚于筆者嘗他人則不能奏論者謂弇州嘗熙甫有余甚與趨人而自傷之語遂以熙甫上弇州此則目睫之論也熙甫之弊在于有筆無文就歐曾支派而論其規行矩步亦自成一邱一壑之山水弇州老而懷虛龍門已遠又何妨自貶以揚之後人盱衡往者當據兩家之根柢以定其規模不當因一已之愛憎以分其優劣若優孟衣冠之說更不足以服弇州倘入家詬非優孟乎果魁市卒之衣冠安見其能傲楚相之衣冠耶夫才有大小

天之所爲學有純駁人之所爲氣有厚薄時代之所爲而由文入筆之功爲古人文質相望之故唐以後無有能明之者足下上觀千古博覽而約取之當不河漢吾言

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

叔子足下奉來書知三月中疊復二函均達左右侍講萬福幸甚慰甚書中以僕既告以古文之弊宜復示以古文之法夫古文之法非他即在矯古文之弊而已昌黎矯唐文之弊而唐之古文興永叔矯宋文之弊而宋之古文興韓歐不自名其法而其法自足以範後人文成則法自立也且夫論古文而專以法此仍偽八家所恃以劫持天下者不破除此等俗見必不能以讀古書不讀古書何能爲古文足下因僕言古文之失傳而遂謂今代無古文則又

非也僕之言蓋爲偭八家之弊言之若

本朝之眞古文則固歷代所未有矣夫文章者國運精華之所寄也文章盛則人才盛人才盛則儒術盛儒術盛則治道盛自古偏霸之世之文章斷不能盛于一統之世之文章日星河嶽之氣鍾之厚而毓之奇也哉

朝造邦東土拓界西疆中外一家昭回旁薄精華全萃于乾隆時則有如戴編修東原先生文入賈董之室經升游夏之堂北斗之南一人而已翼之以錢詹事竹汀汪明經容甫兩先生挾日月以光洙泗俾天下知孔子之經綸即

周公之經綸心源既濬胎息斯淵而張編修皋文武進士
虛谷陳編修恭甫李縣令申耆亦能範文筆而一之文苑
儒林合同而化彬彬乎君子儒焉或疑戴先生之書如揚
子雲有故爲艱深者此非知文之言也子雲之書桓君山
好之張平子好之韓昌黎好之司馬溫公好之至蘇東坡
始有艱深文淺陋之說此自東坡之淺陋而非子雲之艱
深豈桓君山諸人之讀書皆不如東坡之讀書耶戴先生
覃思于三代之上析芒于六經之內精誠所積幽微畢豁
故其文簡而奧醇而腴雅而奇遒而穆非好爲艱深乃不

能爲淺陋耳戴先生往矣吾因讀其書而私淑其人其當吾世而獲從捧手者有劉禮部申甫龔禮部定庵魏刺史默深三君精西漢今文之家法而又通

本朝之學故盡通古而不通今者古人謂之俗儒鄭康成引漢律顔師古撰唐禮大儒有用之學未有不明當代掌故者劉君之文子政子雲之流亞也龔君之文子長孟堅之流亞也魏君之文管仲孫武之流亞也其于戴錢諸先生不必相襲而同情孔思自能以眞古文示天下特天下之人染僞八家之霧已久故未有能尊信諸君子者僕所

以謂古文之失傳業五百年也豈惟不尊信之而已且譏之排之論其文則曰非八家論其學則曰非理學蓋理學之儒之自稱得聖人之道也又久矣吾不敢謂聖人之道之必在于非理學吾又何敢謂聖人之道之必在于理學乎諸君子黜櫝六經時時與聖人相見闊意眇指皆足備後之讀經者示之門徑世之人欲起衰矯弊必自通經始通經必自訓詁始欲通古人之訓詁自不能不熟周秦兩漢之文章所謂由文入[illegible]者眞古文之根柢即在于此僞八家之所以不能自立者正坐不能如此此之不能故以

剪裁雋空諸法自雄矣嗟乎道之不明何有于文文之未
是何有于法天下有是吾說而不以爲猖狂者哉昌黎系
叔之功亟望更興于足下